

《黎明报》——我人生历程的起步点

作者：黄新聪（上）



任职《黎明报》

我和《黎明报》的缘分始于1947年。当年夏天，我小学毕业后，入读坤甸中华中学，当时因家境困难，经叔父黄诗虎介绍，到《黎明报》半工读，为该报抄写广播电台的新闻，试用期3个月，期满转为正式员工。这三年的半工读生涯，使我同新闻事业结下了不解之缘，对我的一生产生重大影响。

《黎明报》是日本投降后，由许行（许宜陶）等人创办的一家爱国、进步报纸。《黎明报》问世后，在创办人许行的指导下，对时事报道极为重视，虽是四开四版的小报，但一、四两版主要刊登国内（中国）和国际新闻，用稿量较大，有专职的时事编辑和电讯抄写员。时事编辑是潘庆荣，他还兼电讯抄写工作。抄写员有张敬榜（又名黄诗统）、陈*田和



军旅生涯八年

我。潘、张、陈三人轮流于深夜抄写解放区一一延安、邯郸等电台广播的记录新闻。我是半工读，白天要到学校上课，报社安排我抄写下午新德里广播电台和设在新加坡的马来亚广播电台的口语广播。第二天上午8点前，把抄写好的电讯新闻稿，交给潘庆荣编辑，由他遴选、校对后编辑发排。

我文化不高，又没学过速记，抄写口语广播，开始时困难不少。首先是抄写速度跟不上，口语广播每分钟约180字，用最快的抄写速度也难跟进。其次是人名地名不好记，但由于我勤学苦练，加上前辈的指导，我逐渐适应工作要求，而能独当一面完成报社交给的任务。

当年，新德里和马来亚广播电台在两个不同时段播出，而且都用普通话、广州



重返新闻队伍

话和厦门话三种语言轮番广播。新德里电台的华语广播从下午5时开始至6时结束；马来亚广播电台是晚7时至8时播出。这两家电台每条新闻都用上述三种语言播报，每种语言广播后休息15分钟，这样就给我一个喘息和整理文字的时间。在抄写第一次普通话广播时，我用省略法记录，能记多少就记多少；广播一停就略作整理和补充，对听不清的地方打个问号，以便在听第二次广播（广州话）时注意听清、修正。第二次广播一结束，立即利用间隙时间再次修改补充，第二稿要求有80%的准确率。收听最后一次广播（厦门话）主要是校对和补正。经过三次收听抄录，准确率基本能达到95%左右，然后从中挑选有报道价值的新闻誊写清楚，送交时事编辑选用。

在抄写广播新



摄于1973年八月 离开牡丹江前夕与牡丹江日报夜班编辑室同仁合影

闻时，最困难的是人名、地名等专用名词。我在电台播报前，预先翻阅近日的报纸，将经常出现的人名、地名，用特定的符号写在案前的记事本。这些符号是我自造的，只有我自己认得和使用，如蒋介石用“T-”（当地的拼音蒋为（Tjiang），国民党用“口”的代号；印度的代号是“Id”，巴基斯坦则为“Pk”。有的常用词组则以第一个字为代号，如解放战争用“J--”、辽沈战役用“L--”等压缩句子的符号代表。在我的桌面上摆着我自编的人名、地名和其他专用名词和常用词组的代号。根据抄录广播新闻的需要，我还对这些代号不断更新和创造，以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使用这些代号全凭自己的记忆。熟能生巧，经过一段时间的操作，便能得心应手地使用这些代号，提高了抄写效率。这也算是我创

造的一款速记法。

因为长期抄写国际国内新闻，我对国内外的形势变化极为关心。在我卧室兼书房的墙上挂着两幅地图，一幅是中国地图，另一幅是世界地图。在中国地图上插着黄红蓝等颜色的小三角旗，凡被国民党军队占领的原解放区，就插上蓝旗；两军对峙和争夺的地方插上黄旗，解放区则插上红旗。小旗子的变化，反映出国内战场的发展态势。至于世界地图，则用以标明世界的热点地区，如当时的印巴两国克什米尔之战，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和犹太人为争夺土地的战争，在这些热点地区上密密麻麻地插着标明各方占领地区的黄绿蓝等颜色的小旗子。

在《黎明报》三年的半工读生涯，对我的人生历程起到了决定性的影响，坚定了我从事新闻工作和走上革命道路的决心和信念。